

## 8 武穴屯兵

張勳復辟破產後，段祺瑞以「三造共和」之美譽，復出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一面阻撓黎元洪復職，一面迎北洋直系首領、蘇督馮國璋北上進京代行大總統職，同時拒絕恢復被張勳廢棄的《臨時約法》與國會。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就任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職，宣布「護法」。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段祺瑞力主「武力統一」，決意對南方軍政府用兵，派北洋軍入湘；孫中山在廣州號召「護法」，興師北伐，進攻湘、贛、閩三省。段系之閩督李厚基自度不是南軍對手，屢電京求援。九月，段命第十六混成旅南下援閩。

皖系之段祺瑞主戰，而直系馮國璋主和。馮玉祥祖籍在安徽，可算皖系；生長在直隸，也可算直系，但馮更傾向直系。加之原屬皖系的陸建章，因前在陝西被陳樹藩所逐，與段祺瑞矛盾日深，轉而向直系靠攏。因此，馮玉祥從一開始就對南下作戰持消極態度。

馮玉祥初以勞師遠征、兵力不敷為由，不肯開跋。

段祺瑞乃允馮成立一個補充團。馮派李鳴鐘赴河南歸德招募新兵。

第十六混成旅第二任參謀長邱斌（山寧）



十月，韓升任炮兵團（原團長、皖系軍人宋子揚離開馮旅，團副蔣鴻遇繼任團長）第一營（營長胡慶賡）營副。孫連仲時任該營第三連連長。韓、孫莫逆之交即始於此。

韓復榘赴炮兵團任職僅一個月，又調回步兵第一團（團長鄒心鏡）第二營（營長張維璽），任營副。

馮玉祥擴軍後，又以津浦路北段有洪水為由，遲遲不肯南下。

十月六日，南北戰爭首先在湖南打響。

段祺瑞嚴令第十六混成旅饒道京漢路南下。自十一月十一日開始，第十六混成旅自廊坊分乘四列火車，經由北京、鄭州、轉隴海路到歸德（商丘），帶上李鳴鐘招募的新兵團，再經徐州轉

津浦路南下，歷時四天，直達江蘇浦口。

是時，閩督李厚基已備海船數艘至浦口，準備迎接第十六混成旅入閩。馮玉祥以乘海船易受敵攻擊，不如由旱路入閩安全，而停兵不前。蘇督李純為直系大將，與贛督陳光遠、鄂督王占元並稱「長江三督」，其秉馮國璋意旨，特准第十六混成旅滯留浦口。

浦口東、西、北三面皆為圩田，阡陌縱橫，儼然水鄉景色；南面隔江與南京相望。時值雨季，官兵皆住軍用帳篷，最大困擾莫過於帳篷漏雨。

十一月七日，俄國爆發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

十二月中旬，第十六混成旅參謀長邱山寧（邱斌）堅持皖系立場，力主入閩作戰，與馮玉祥發生激烈爭執，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並公開發表攻馮通電。邱脾氣大是有名的，在廊坊曾當眾打排長曹福林幾巴掌，曹氣得直哭。邱去職後，張樹聲接任參謀長。

是時，第十六混成旅增加一個補充團；機槍連補充了馬克沁重機槍，擴編為機槍營，建制有所變動：

第十六混成旅

旅長 馮玉祥

參謀長 張樹聲

參謀官 劉驥、李炘

第一團

軍法官 薛篤弼

副官 宋良仲 舒雙全

軍械官 尚得勝

軍醫官 鄧長耀

團長 鄒心鏡（後易李鳴鐘）

團副 吳樹榮

營長 孫良誠

營副 石友三

連長 耿乃熙

連長 谷良民

連長 徐金山

連長 葛金章

營長 張維璽

營副 韓復榘

連長 史振山

連長 石占鼇

第一營

第一連

第二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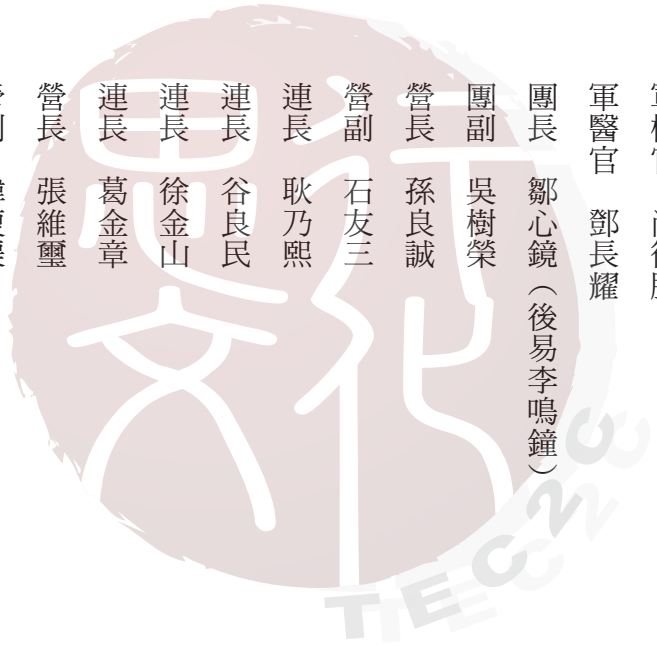
第三連

第四連

第二營

第一連

第二連





第二營

營長 鹿鍾麟

第一連

營副 張奎文

第二連

連長 劉秀章

第三連

連長 耿學方

第四連

連長 楊明

第三營

連長 李景璧

營長 李雲龍

第一連

營副 曹永齡

第二連

連長 東得平

第三連

連長 王殿璧

第四連

連長 孫威棟

補充團（第三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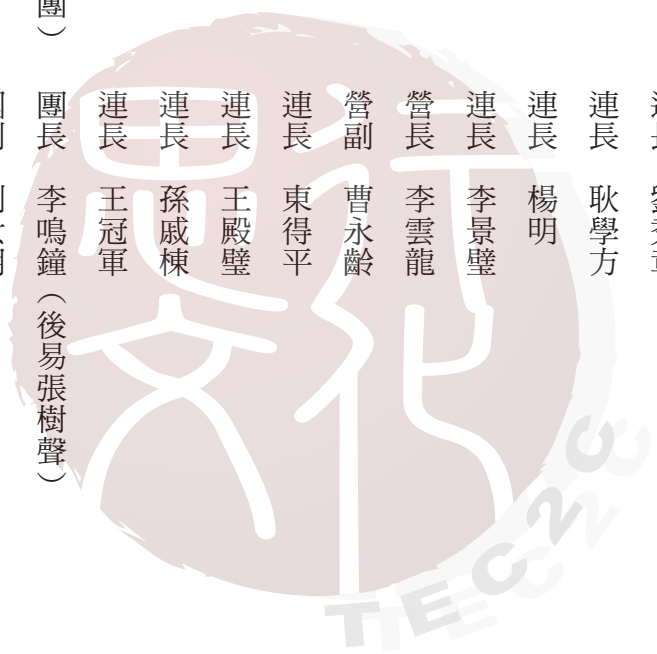
團長 李鳴鐘（後易張樹聲）

團副 劉汝明

第一營

營長 谷良友

營副 李勝魁





炮兵團

團長 蔣鴻遇（後易鹿鍾麟）

第一營

團副 孫連仲

營長 胡慶賡

營副 趙多興

第一連

連長 魏明

第二連

連長 錢玉成

第三連

連長 閻東海

第四連

連長 史心田

第二營

營長 劉恩澤

營副 馬春軒

第一連

連長 李春堂

第二連

連長 劉灶泉

第三連

連長 吉鴻昌

第四連

連長 祁登雲

第三營（機槍營）

營長 李治富

營副 劉玉珍





第一連	連長	劉開義
第二連	連長	陳德榮
第三連	連長	李廷貴
第四連	連長	葛運隆
騎兵營	營長	李長清
	營副	易家熹
第一連	連長	劉國卿
第二連	連長	張鳳閣
第三連	連長	劉桂森
第四連	連長	張振揚
工兵營	營長	過之綱
第一連	連長	程希賢
第二連(機關槍連)	連長	韓多峰
第三連	連長	劉玉山
第四連	連長	許驥雲
模範連	連長	韓占元(兼)

手槍隊  
大隊長 劉汝明（兼）

馮玉祥在官兵中一向提倡體育運動，駐軍浦口期間，由韓復榘、孫良誠、石友三、程希賢等青年軍官組成的足球隊常到江對面的南京，與李純的第六師及南京各學校的足球隊比賽。一次，第十六混成旅足球隊與某校足球隊踢球，馮亦前往觀戰。賽後，馮請雙方隊員去一家西餐館吃飯。馮軍隊員都是北方彪形大漢，吃飯狼吞虎嚥。他們嫌上菜太慢，先大嚼麵包、黃油和果醬，待主菜陸續上桌時，「老總」們早已吃飽。馮哭笑不得，回營後編寫一本名曰《宴會須知》的小冊子，發給軍官們學習，此事一時傳為笑談。

一九一八年一月，南軍繼占領長沙、岳州之後，節節勝利，進逼漢口。鄂督王占元急電北京政府援鄂。段祺瑞在幕後逼迫馮國璋任命兩湖巡撫使曹錕為援鄂軍總司令，率吳佩孚第三師及張敬堯第七師自湖北進攻湖南岳州、長沙；委張懷芝為援湘軍第二路總司令，自江西進攻湖南株州；改調第十六混成旅西向，經荊州、沙市攻津市、澧縣，以撫長沙之背。

一月二十九日起，第十六混成旅分五個梯隊，乘輪船溯江而上，一路走走停停，磨磨蹭蹭，先在安慶小駐，又於九江略停，終於二月十四日到達湖北武穴，在此停兵不前。後人謂之「武穴屯兵」。

武穴為一江邊小鎮，古名廣濟縣，取「廣施佛法，普濟眾生」之意，素以「鄂東門戶」、「入

楚第一港」著稱。早在明代，武穴即為臨江重鎮，清末辟為外輪停泊港口。船行至此，江面狹窄，兩岸皆山，上有田家鎮之險，下臨九江，向為駐兵重地。

二月十四日、十八日，馮玉祥在武穴以全旅官兵名義通電全國，反對內戰，主張南北議和，並對粵方表示同情，請求北京政府「迅速罷兵，以全和局」，否則，「請先殺玉祥，以謝天下」。

馮電一石激起千層浪。喜出望外的孫中山二月二日致函馮玉祥，稱讚馮為：「愛國軍人模範」；南下援湘的吳佩孚亦致函馮，表示支持；二月二十五日，震怒不已的段祺瑞以北京政府的名義，免除馮玉祥職務，交曹錕查明核辦，所遺旅長一職著所部第二團團長董世祿接替。段調兵遣將，對武穴第十六混成旅取合圍之勢。

北京政府之撤職令傳來，第十六混成旅全體官兵堅決抵制，於三月一日發出「東電」，強烈要求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否則，「請將全旅官兵九千五百五十三人一律槍決，以謝天下！」

為瓦解皖系勢力，直系宿將曹錕以調人面目出面，極力為馮玉祥緩頰。段祺瑞恐事態擴大，誤其「援湘」大事，終於三月二十日，採納曹的意見，將馮革職留任，交曹節制調遣，「戴罪立功」。於是，馮玉祥從此加入以馮國璋、曹錕為首的直系行列。

馮玉祥事發之際，北京政府曾派陸建章來武穴疏通。事平後，陸為爭奪皖督，力促馮攻打安徽省會安慶，驅逐倪嗣沖。事實上，馮旅自討伐張勳，直至屯兵武穴，其間一切重大舉措，陸皆在幕後策劃。但此時馮羽翼已豐，不肯再為他人火中取栗，但陸畢竟有恩於馮，又多一層姻親關

係，馮不便直拒，乃佯為應允，待第十六混成旅整裝待發之際，偽裝墜馬受傷，難以成行，使陸之皖督夢化為泡影。陸憤極，躺在地上，當眾大罵馮「忘恩負義」。陸走後，馮索性以李鳴鐘、張之江接替鄒心鏡（陸的外甥）、董士祿（陸的親信）之第一、二團長職，從此完全擺脫陸之駕馭。

三月底，馮玉祥奉曹錕之命，率部經湖北的石首、公安向湘西轉進。第十六混成旅自武穴登船，沿長江緩緩西行，首先到達武昌新堤。

馮玉祥得知曹錕與吳佩孚正沿京漢路南下，將抵武昌，便拄著一付拐杖，來到武昌以北的劉家廟車站迎候。曹吳專車到達劉家廟車站，馮登車向曹請示機宜，旋即匆匆告辭下車。吳佩孚從車窗探出頭來，大聲對馮說：「你把拐杖忘在車上了，不要裝病了，快到湘西，把臨澧、常德、桃源拿過來吧！」馮、吳相視大笑。

五月上旬，第十六混成旅終於在石首棄舟登陸。

石首地處鄂南，位於江漢平原與洞庭湖平原結合部，橫跨長江「九曲回腸」的荆江河段，以「有石孤立」於城區江邊而得名。石首與韓復榘的先祖籍湖北省埔圻縣相去不遠。

駐石首、公安的是湘軍田文詔部三千人和周則範部一千七百人，由於馮玉祥曾在武穴通電主和，取得南軍的信任和好感，田部與周部主動撤往澧縣一帶，雙方沒有接觸。第十六混成旅經公安，順利進駐位於湘西北之津市。

是時，陸軍部及曹錕又電催第十六混成旅迅速進據常德。馮玉祥以步兵第一團（團長李鳴鐘）第二營（營長張維璽，營副韓復榘）為基幹，輔以炮兵五個連、機關槍一個連，編成混成營，擔任中路；以步兵第一團第一、三兩營（營長孫良誠、劉郁芬）為右翼；以步兵第二團（團長張之江）為基幹，輔以炮兵一個營、機關槍二個連，編成混成團，為左翼；補充團、騎兵營與旅部手槍隊（營長李長清）擔任預備隊，全體向常德挺進。

五月十八日，馮旅右翼首先進至澧縣，與湘軍對峙。六月十日，在十字嶺、楊板橋、烏鴉山一線與湘軍交火；馮旅中路之張維璽混成營繞越蔭溪橋，襲敵右翼；旅部手槍隊與補充團兩連襲敵左翼，湘軍不支，紛紛後退。馮旅右翼乘勝追擊，越過青山寺、牛頭山、烏鴉山，占領大岩廠、楊板橋；張維璽混成營越過長溪橋，占領仙女山；馮旅左翼占領瞞公山、楊樹山和於金山。湘軍退往臨澧。

六月十一日，馮旅左、右兩翼與騎兵營向張家（土當）高地發起攻擊。湘軍分向常德、鼇山方向退卻。張維璽混成營在一團三營配合下追擊至臨澧以南之高地，實行警戒。

十二日，張維璽混成營與一團一營協同在松林鋪擊潰湘軍，次日攻占石板灘；一團三營與騎兵營繞抄鼇山後路，進至石公橋；馮旅左翼張之江混成團占領鼇山。

十三日，馮旅一團三營在騎兵營配合下進至南馬口。湘軍大部向桃源撤退，一部退往漢壽。十四日上午六時，馮旅左、中、右三路同時出擊開口坡、二十里鋪。九時，馮旅占領常德。

十八日，馮旅克漢壽，七月四日，下桃源。

第十六混成旅由澧縣至常德，邊行軍，邊作戰，一路盡是稻田，全無大路可循，步兵還能勉強行進，炮兵行動就備感困難。是時正值暑日，更兼陰雨連綿，濕熱難當，令這些來自北方的官兵苦不堪言。

就在第十六混成旅進據常德之日（十四日），中國政壇發生一起大血案：陸建章因聯直反段，被皖系鐵腕人物徐樹錚謀殺於天津。是日，徐函邀陸到其駐津司令部晤面。陸如約前往。徐請陸赴後花園密室談話。陸不疑，步入花園，猝然有衛士自身後向其開槍。陸立撲，當場身亡。

抑或是慮及馮玉祥與陸建章之間的特殊關係，段祺瑞於事發後立即發表馮為湘西鎮守使，十七日，又開復其旅長職，顯然有安撫之意。然而，馮對陸之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平靜。「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七年之後，馮終於在距天津不遠的廊坊車站向徐討還了血債。